

survey[J]. Rev Bras Ter Intensiva, 2014, 26(4): 339-346.

[41] Giannini A, Marchesi T, Miccinesi G. Andante moderato: signs of change in visiting policies for Italian ICUs [J]. Intensive Care Med, 2011, 37(11):1890.

[42] 冯素萍,宿艳琴,方慧玲,等. ICU 限制性探视结合预约探视制度的实施及安全管理[J]. 中华护理杂志, 2012, 47(9):813-815.

[43] 臧舒婷,芦良花,韩涵,等. ICU 患者发生医院感染与家属探视模式的相关因素分析[J].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2017, 27(23):5501-5504.

[44] 苏涛,江智霞,吴琼,等. ICU 日记临床应用效果研究进展[J]. 护理学报, 2018, 25(9):35-38.

[45] Je D, Ra A, Ac L, et al. Guidelines for family-centered care in the neonatal, pediatric, and adult ICU[J]. Crit Care Med, 2017, 45(1):103-128.

[46] 张晓梅. “CHIEF”沟通模式在神经外科重症监护病房家属探视时的应用[J].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 2014(15): 2319-2320.

(本文编辑 丁迎春)

社区老年人社会隔离研究进展

赵迪,王爱敏,赵梦璐,武玉洁,韩丽,刘盼盼

Social isolation in community-dwelling seniors: a literature review Zhao Di, Wang Aimin, Zhao Menglu, Wu Yujie, Han Li, Liu Panpan

摘要: 介绍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定义及现状,总结老年人社会隔离的评估工具,分析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影响因素及其对健康的危害,提出老年人社会隔离的管理策略及建议,并阐明我国研究的不足之处,以期提高人们对老年人社会隔离的认识,为相关工作人员开展有效的老年人社会隔离管理干预提供依据。

关键词: 社区; 老年人; 社会隔离; 综述文献

中图分类号: R473.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870/j.issn.1001-4152.2019.23.090

截止 2018 年底,我国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1.67 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11.9%^[1]。2016 年国家发布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重点关注老年人群,强调通过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促进老年人健康^[2]。多项研究显示,老年人社会关系网络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与其健康及生活质量密切相关^[3-4]。但步入老年后,由于家庭功能、社会角色及躯体状态等发生变化,导致老年人社会功能减退,社会参与减少,易出现不良社会关系网络,使其成为社会隔离的高风险人群。社会隔离是一种社会关系网络缺失的状态,可严重影响老年人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近年来,老年人社会隔离已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和公共卫生问题。我国老年人口庞大,老年人社会隔离问题不容忽视。笔者综述老年人社会隔离的相关研究,以为工作人员开展有效管理,改善老年人社会隔离状况,促进健康老龄化提供参考。

1 社会隔离概况

1.1 社会隔离的发展及定义 国外学者对社会隔离的研究较早,Berkman 等^[5]是最早研究老年人社会隔离与健康的学者之一,且开发了一种直接测量社会隔离的工具。随后,Lubben^[6]对老年人社会隔离进行系统研究,并开发出一系列老年人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隔离的评估工具。但综合已有文献,尚缺乏统一的社会隔离定义。国外通常将社会隔离定义为社会网

络规模缩小和社交接触减少的客观和可量化的反映,是一种个体缺乏社会归属感、缺乏与他人的社会接触和联系、缺乏满足的和高质量的社会关系的状态^[7]。张硕等^[8]将这一概念本土化,指出社会隔离又称为社交孤立,是一种主动或被动的与社会脱轨,活动参与、社会互动、人际交往处于某种断裂或绝缘的状况,从而诱发生理和/或心理消极结果的状态。

1.2 社会隔离发生率 国内外社区老年人社会隔离发生率略有差异。Cudjoe 等^[9]利用国家健康和老龄化趋势研究(NHATS)数据对美国 6 649 名老年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社会隔离发生率为 28%。Herbolzheimer 等^[10]以德国 334 名老年人为研究对象进行为期 3 年的随访观察,最终发现 25%的老年人呈社会隔离状态。Brahmnezhad 等^[11]对伊朗 201 名社区老年人调查显示,约 30.3%的老年人存在较高的社会隔离风险。Kotian 等^[12]利用印度人口老龄化知识库(BKPAI)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得出老年人社会隔离发生率为 19.7%。我国有学者利用 2010 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数据进行老年人社会隔离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城市老年人社会隔离发生率为 21.4%^[8]。张文娟等^[13]采用 2014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项目的基线数据对 11 165 名老年人进行调查,指出 34.9%的老年人处于社会隔离状态。金佳瑶等^[14]对辽宁省社区老年人研究发现,老年人社会隔离发生率约为 17.3%。综上可见,国内外老年人社会隔离发生情况均不容乐观,需要关注。

2 社会隔离相关测评工具

2.1 Berkman 社会网络指数(Berkman Social Net-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护理学院(山东 青岛,266071)

赵迪,女,硕士在读,学生

通信作者:王爱敏,mdr613@163.com

收稿:2019-07-11;修回:2019-08-14

work Index,BSNI) Berkman 等^[5]基于对老年人社会关系与病死率的研究,开发出一种直接测量老年人社会网络关系,并评估社会隔离状况的工具,即 Berkman 社会网络指数(BSNI)。BSNI 包含 4 个方面的内容:婚姻状况、亲密关系、宗教参与和组织参与。每项内容根据参与情况计分,有参与则计 1 分,未参与则计 0 分,总分为 0~4 分,分数越低表示老年人社会隔离的程度越深,进一步明确将 0~1 分划分为社会隔离状态,2~4 分划分为非社会隔离状态。我国有研究将该评估工具本土化,并根据国情将宗教参与一项修订为是否有宗教信仰/是否有党派身份^[8]。该工具较为经典,且灵敏度较高,能准确判断老年人的社会隔离状态,适用于大规模的老年人社会隔离调查。

2.2 Lubben 社会网络量表(Lubben Social Network Scale,LSNS) LSNS 是 Lubben 等^[6]在 BSNI 基础上开发出一系列更为完善和具体的老年人社会隔离测评工具。此后又相继开发出社会网络量表改良版(LSNS-R)、精简版(LSNS-6)和扩展版(LSNS-18),目前应用最广的为 Lubben 社会网络量表-6(LSNS-6)。LSNS-6 是 Lubben 等^[15]于 2006 年在原社会网络量表的基础上编制的精简版,该量表运用精简问题快速、准确判断老年人社会网络状况,以评估社会隔离。LSNS-6 分家庭网络和朋友网络 2 个维度,每个维度有 3 个条目,共 6 个条目,每个条目得分为 0~5 分,总得分为 0~30 分,低于 12 分视为社会隔离状态,朋友网络和家庭网络分别低于 6 分,视为朋友或家庭隔离状态。LSNS-6 及 2 个分量表均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其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0~0.89。新加坡学者将社会隔离得分进一步划分,0~11 分为社会隔离,12~17 分为社会隔离高风险,18~20 分为社会隔离中等风险,21 分及以上为社会隔离低风险^[16]。该量表能够更加客观地测评老年人社会隔离状况,特异性较高,适用于医疗快速环境和居家养老模式下的老年人社会隔离评估。

2.3 社会隔离量表(Social Isolation Scale,SIS) SIS 是 Nicholson 等^[17]基于 Roy 的适应模式和社会隔离相关理论编制而成。该量表在 LSNS 基础上,从客观和主观角度对老年人社会隔离进行评估,包括联系性和归属感 2 个维度,每个维度包含 3 个条目,共 6 个条目。联系性维度主要评估老年人与家庭、朋友和邻居等关系网络的联系,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回答选项为 0、1 个、2~3 个、4~5 个、6 个或更多;归属感维度从主观角度评估老年人的感知社会隔离,每个条目的回答选项为强烈不同意、稍微不同意、中立、稍微同意、非常同意,其中第 5 个条目“我觉得我不属于这里”采用反向计分,总分为 0~30 分,分数越高表示社会隔离风险越大。总量表、联系性分量表和归属感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77、0.81 和 0.63。该量表为近期开发,旨在探讨老年人的社会隔离状

况,但尚未得到广泛应用,我国还未汉化,且该量表的归属感分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较低,学者对该量表的内容结构尚未达成一致,其适用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2.4 社会隔离自我效能感量表(Community's Self-efficacy Scale,CSES) CSES 是 Tadaka 等^[18]在班杜拉自我效能理论基础上开发,该量表包括社交网络自我效能和邻里守望自我效能 2 个维度,每个维度包括 4 个条目,共 8 个条目。采用 Likert 4 级评分法,完全不自信计为 0 分,轻度不自信计为 1 分,轻度自信计为 2 分,完全自信计为 3 分,总分为 0~32 分,得分越高表示老年人社会隔离保护自我效能感越强,即发生社会隔离的风险越低。该量表的总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7,社交网络自我效能和邻里守望自我效能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7 和 0.80。金佳瑶等^[19]于 2017 年汉化该量表,并在社区老年人中进行验证。中文版 CSES 重测信度为 0.90,总量表及社区网络、邻里守望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6、0.84 和 0.83。该量表可反映老年人的社交能力和邻里关系,适用于社区老年人的社会关系处理能力评估,以反映老年人社会隔离发生风险,但中文版量表仅在辽宁省老年人中进行验证,代表性较差,有待形成适用于中国老年人的社会隔离自我效能量表(CSES)。

3 社会隔离的影响因素

老年人社会隔离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归纳为社会人口学因素、健康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 4 类。

3.1 社会人口学因素 人口学特征是老年人社会隔离的重要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等。相关研究显示,与女性相比,老年男性的社会关系网络更小,更易发生社会隔离^[20],这可能与老年男性更为独立,对社会关系的依赖性更低有关。有研究发现,年龄与老年人社会隔离发生情况呈正相关^[21];老年人年龄越大,经历的社会变故就越多,致使其社交网络不断缩小,严重影响其社会交往,最终导致社会隔离的发生。张文娟等^[22]研究指出,文化水平对老年人社会隔离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社会资源更丰富,社会适应能力更强,能更好地维持和利用社会关系网络,从而降低社会隔离发生风险。从经济水平来看,社会经济地位高、医疗费用负担小的老年人发生社会隔离的风险更低^[23];经济地位体现老年人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本,经济状况差的老年人受经济影响,社会活动较局限,限制其社会关系的发展,因而增加了老年人发生社会隔离的风险。

3.2 健康因素 老年人健康自评差、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低、多重慢性病等健康因素均可增加其社会隔离的发生风险。Chatters 等^[20]研究发现,老年人自评健

康状况越差,其发生社会隔离的风险就越大,这可能与老年人因健康欠佳而对自我老化持消极态度,对自身价值认识不足,进而不愿与人交往有关。Na等^[24]研究表明,老年人躯体功能状态(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也是其发生社会隔离的显著预测因子;在衰老过程中老年人承受着生理和心理功能的退化,这都对其日常生活能力产生不良影响,进而限制老年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使老年人更易呈社会隔离状态。此外,有学者认为,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老年常见慢性病是其发生社会隔离的危险因素^[25];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常呈多病共存状态,慢性病难以治愈的特点给老年人带来身心负担,影响其与家庭和朋友的相处,从而增加了其社会隔离发生风险。

3.3 家庭因素 家庭是确保老年人舒适与安宁的最佳场所,婚姻状况、居住安排、子女数量等家庭特征是影响老年人社会隔离的高风险因素。多项研究显示,婚姻状况为无配偶的老年人更易陷入社会隔离状态^[9,12]。居住安排与老年人社会隔离密切相关。Finlay等^[26]调查发现,独居和空巢是导致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危险因素,因此应给予空巢和独居老年人更多的关注和家庭关怀,从而减少老年人社会隔离风险。子女是老年人希望的寄托,田鹏等^[27]研究指出,子女情况明显影响着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发生;子女是老年人非正式社会支持的主要提供者,老年人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可向其提供必要的援助和资源,以弥补社会、经济和健康缺陷所致的社会隔离;而子女数量较少者更易成为空巢家庭,致使老年人的各种资源不足,增加其社会隔离风险;这提示子女在向老年人提供物质支持的同时应给予精神慰藉,从而促进老年人社会关系的融洽。

3.4 社会环境因素 老年人所处社区环境、社会参与及社会保障等社会环境特征均可对其社会隔离产生影响。Bantry-White等^[28]调查发现,社区环境退化是公认的老年人社会隔离危险因素;良好的社区环境、优质的社区服务、完善的社区设施可营造融洽的社区氛围,为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搭建良好的平台,从而扩大社会关系,降低老年人社会隔离风险。Child等^[29]研究指出,从社会参与因素来看,积极参与社会互动的老年人中发生社会隔离的老年人所占比重较小;再就业、为子女家庭提供照顾、参与政治和娱乐活动等均是社会参与形式,积极的社会参与可促进老年人与家庭和朋友的联系,使其保持身心愉悦,减少社会隔离的发生。相关研究表明,完善的社会保障是老年人维持社会关系网络的有力支撑,而缺乏政策支持的老年人群陷入社会隔离的可能性更高^[13],因此应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其社会关系的发展。

4 社会隔离对健康的影响

社会隔离已被证明与老年人的多种不良健康结局有关,主要可影响老年人的躯体健康、心理健康及

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等。

4.1 社会隔离影响躯体健康 Shankar等^[30]研究指出,社会隔离是导致老年人躯体活动能力下降的显著风险因素。国内有学者对社区老年人进行调查,探讨其社会隔离与躯体活动能力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老年人社会隔离是导致其躯体活动能力下降的危险因素,且社会隔离还可通过营养不良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老年人的躯体活动能力^[14];社会隔离的老年人社会接触减少,社会资源较匮乏,获得健康指导的途径狭隘,易出现不良健康行为,从而使机体功能退化,躯体活动能力降低。此外,多项研究发现,社会隔离与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密切相关,尤其可增加脑卒中的发生^[31-32];处于社会隔离状态的老年人,其社会关系有限,与外界沟通交流减少,常在一定程度上封闭自我,且心态较不稳定,导致其神经网络结构和行为模式受损,易诱发脑卒中。可见,社会隔离可显著影响老年人的躯体健康。

4.2 社会隔离影响心理健康 社会隔离作为一种消极的社会关系,可导致老年人出现孤独、抑郁及认知损害等心理障碍。Gene-Badia等^[33]研究显示,社会隔离和孤独均可导致老年人久坐、吸烟、过量饮酒等不良健康行为,且老年人客观上的社会隔离易导致其主观上的孤独感。Newall等^[34]对加拿大老年人调查发现,社会隔离且孤独的老年人大多有年龄较大、独居、丧偶、健康状况差、收入低等社会隔离特征。抑郁症是老年人最常见的心理问题,多项研究显示,老年人社会隔离与抑郁互为因果,抑郁症状是老年人社会隔离的诱因,而社会隔离状态也易导致老年人抑郁症的发生^[35-36]。此外,有研究显示,社会隔离是老年人认知功能衰退的危险因素,呈社会隔离状态的老年人认知功能得分较低^[37],原因可能是社会隔离的老年人缺乏社会参与,更易采取消极的生活方式,长期的单一生活易致老年人思维退化,从而加速认知减退。可见,社会隔离可严重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4.3 社会隔离影响健康相关生活质量 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oL)是生活质量的基本概念,指影响个人的健康状况或个人对身心健康的感知主观生活质量,可反映个体的整体健康水平^[38]。Hong等^[39]对韩国社区老年人调查显示,老年人社交网络与其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呈正相关,与社交网络较好者相比,有社会隔离风险的老年人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较低。翟春城等^[40]研究发现,老年人社会隔离与其生活质量呈负相关,且经济状况在老年人社会隔离与生活质量间起调节作用。积极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有利于增强老年人的自我效能,使老年人更加自信地生活,而不连贯的社会关系网络减少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易使老年人对自身认识不足,增加其社会隔离风险,影响其身心健康,进而降低老年人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可见,社会隔离可对老年人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产

生不利影响。

5 社会隔离的管理策略及建议

国外已有针对老年人社会隔离的管理干预研究,而国内尚属空白。国外对老年人社会隔离的管理干预主要有群体干预项目^[41]、个体化指导^[42]、初级卫生保健管理^[43]及网络技术应用^[44]等。本文针对我国国情,结合国外相关研究,提出以下老年人社会隔离管理策略及建议:①国家和社会层面,应重视老年人的精神养老,促进老年群体的社会接触和参与,完善老年优待政策,丰富老年人社会资本,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公平感和存在感,从而对社会更加满意,更愿意融入社会;国家还应进行社区适老化宜居环境改造,提供更多的老年活动场所,促进老年人健身锻炼及沟通交流,为老年人出行和参与社会提供更多的平台和机会。②社区层面,应将老年人社会隔离评估纳入健康档案,并对社会关系网络较小、社会参与较少、社会亲密度较低的老年人进行重点关注;拓展社区卫生服务团队职能,组建老年社会活动管理小组,定期组织老年人“才艺展示”、“同伴支持”等活动,创建老年人共同话题,丰富老年人文化生活,改善其不良社会认知,增加老年人之间接触和交流的机会;社区还应充分利用青年志愿者和老年志愿者资源,对老年人进行入户帮扶,给予老年人交友和网络技术应用等指导,提高其社交能力。③家庭层面,受我国传统文化影响,家庭网络在老年人中比朋友网络更重要,子女应多与父母进行情感交流,重视其精神生活,为父母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源;④个人层面,老年人自身应敞开心扉,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对晚年生活重新定位,提高社会归属感,以积极、友善、知足的心态营造和谐的家庭圈和朋友圈,使个体真正实现其自我价值。

6 不足及展望

社会隔离是影响老年人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的显著风险因素,国外对老年人社会隔离已开展较为全面的研究,而国内对老年人社会隔离的研究较少,尚处于探索阶段。我国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点不足:①国内对老年人社会隔离的认知不足,老年人社会隔离问题未引起足够重视;②现有的老年人社会隔离研究领域较单一,主要从社会人口学角度出发,基于大数据探讨老年人社会隔离的整体状况,缺乏对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具体研究,且未细致分析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影响因素;③医学方面对此研究较少,老年人社会隔离与健康指标间的关系尚不明确;④我国尚无具体的老年人社会隔离管理干预研究。因此,我国学者可借鉴国外有关老年人社会隔离的研究,加强对我国老年人社会隔离的认识和理解,全面分析老年人社会隔离的现状、风险因素及其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探讨适合我国老年人的社会隔离管理措施,以改善老年人社会隔离状况,促进健康老龄化。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8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J]. 中国统计, 2019(3): 8-22.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16(32): 5-20.
- [3] 吴凡, 绳宇. 城市社区老年人健康老龄化现状及相关因素分析[J]. 护理学杂志, 2018, 33(13): 84-87.
- [4] 钟清玲, 喻思思. 社区老年人社会参与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J]. 中国护理管理, 2018, 18(9): 1293-1296.
- [5] Berkman L F. The role of social relations in health promotion[J]. Psychosom Med, 1995, 57(3): 245-254.
- [6] Rosto College. Description of the LSNS[EB/OL]. (2019-08-29)[2019-10-08]. <http://www.edu/bc-web/schools/ssw/sites/Lubben/description.html>.
- [7] Weldrick R, Grenier A. Social isolation in later life: extending the conversation[J]. Can J Aging, 2018, 37(1): 76-83.
- [8] 张硕, 陈功. 中国城市老年人社会隔离现状与影响因素研究[J]. 人口学刊, 2015, 37(4): 66-76.
- [9] Cudjoe T K M, Roth D L, Szanton S L, et al. The epidemiology of social isolation: national health & aging trends study[J]. J Gerontol B Psychol Sci Soc Sci, 2018, 53(9): 231-237.
- [10] Herbolsheimer F, Ungar N, Peter R. Why is social isolation among older adults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The mediating role of out-of-home physical activity[J]. Int J Behav Med, 2018, 25(6): 649-657.
- [11] Bahramnezhad F, Chalikh R, Bastani F, et al. The social network among the elderl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quality of life[J]. Electron Physician, 2017, 9(5): 4306-4311.
- [12] Kotian D B, Mathews M, Parsekar S S, et 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ocial isolation among the older people in India[J]. J Geriatr Psychiatry Neurol, 2018, 31(5): 271-278.
- [13] 张文娟, 刘瑞平. 中国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影响因素分析[J]. 人口研究, 2016, 40(5): 75-91.
- [14] 金佳瑶, 张会君. 营养不足在社区老人社会隔离与能力下降间的中介效应[J]. 现代预防医学, 2018, 45(5): 843-846.
- [15] Lubben J, Blozik E, Gillmann G, et al. Performance of an abbreviated version of the Lubben Social Network Scale among three European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 populations[J]. Gerontologist, 2006, 46(4): 503-513.
- [16] Ge L, Yap C W, Ong R, et al. Social isolation, lonelines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a population-based study[J]. PLoS One, 2017, 12(8): e182145.
- [17] Nicholson N R, Feinn R, Casey E A, et al.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of the Social Isolation Scale in older adults[J]. Gerontologist, 2019, 38(9): 521-532.
- [18] Tadaka E, Kono A, Ito E, et al. Development of a Community's Self-efficacy Scale for preventing social isola-

- tion among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people (Mimamori Scale) [J]. *BMC Public Health*, 2016, 16(1): 1198-1206.
- [19] 金佳瑶,张会君. 中文版自我效能评定量表在社区居住老年人中应用的信效度研究[J]. *中国全科医学*, 2017, 20(29): 3665-3668.
- [20] Chatters L M, Taylor H O, Nicklett E J, et al. Correlates of objective social isolation from family and friends among older adults[J]. *Healthcare (Basel)*, 2018, 6(1): 24-38.
- [21] 王然. 家庭养老与中国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关系研究[C]. 第三届北京大学老龄健康博士生论坛论文集. 北京大学, 2018: 57-77.
- [22] 张文娟,刘瑞平. 中国城市老年人的社会隔离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迁移和非迁移老年人群的比较[J]. *调研世界*, 2018(6): 8-17.
- [23] 孟娟娟,徐桂华,林丹,等. 社区老人社会网络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7(2): 118-121.
- [24] Na L, Streim J E. Psychosocial well-being associated with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stages among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s[J]. *Gerontol Geriatr Med*, 2017, 3: 602189141.
- [25] Jang Y, Park N S, Chiriboga D A, et al. Risk factors for social isolation in older Korean Americans[J]. *J Aging Health*, 2016, 28(1): 3-18.
- [26] Finlay J M, Kobayashi L C. Social isolation and loneliness in later life: a parallel convergent mixed-methods case study of older adults and their residential contexts in the Minneapolis Metropolitan Area, USA [J]. *Soc Sci Med*, 2018, 208(3): 25-33.
- [27] 田鹏,陈绍军. 从村落到社区: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老年人社会隔离研究——以河南省新乡市 Y 社区为例[J]. *西北人口*, 2016, 37(4): 75-81.
- [28] Bantry-White E, O'Sullivan S, Kenny L, et al. The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of community in social isolation and loneliness among older people: insights for intervention from a rural Irish case study[J]. *Health Soc Care Community*, 2018, 26(4): e552-e559.
- [29] Child S T, Lawton L. Loneliness and social isolation among young and late middle-age adults: associations with personal networks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J]. *Aging Ment Health*, 2019, 23(2): 196-204.
- [30] Shankar A, McMunn A, Demakakos P, et al. Social isolation and loneliness: prospective associations with functional status in older adults[J]. *Health Psychol*, 2017, 36(2): 179-187.
- [31] Williams R B. Loneliness and social isolation and increased risk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stroke: clinical implications[J]. *Heart*, 2016, 102(24): 2016.
- [32] 周肅,马佳平,郝世超,等. 中老年人社会隔离与脑卒中发病的关系[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6, 36(12): 3027-3029.
- [33] Gene-Badia J, Ruiz-Sanchez M, Obiols-Maso N, et al. Social isolation and loneliness: what can we do as Primary Care teams? [J]. *Aten Primaria*, 2016, 48(9): 604-609.
- [34] Newall N, Menec V H. Loneliness and social isolation of older adults: why it is important to examine these social aspects together[J]. *J Soc Pers Relat*, 2019, 36(3): 925-939.
- [35] 张海宇,张赛娜,邹海欧. 老年抑郁症患者的社会关系现状研究[J]. *中国医刊*, 2019, 54(4): 458-461.
- [36] Heffernan E, Habib A, Ferguson M. Evaluation of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Social Isolation Measure (SIM) in adults with hearing loss[J]. *Int J Audiol*, 2019, 58(1): 45-52.
- [37] 王艳红,黄菲芸,郑媛,等. 黑龙江省大庆市社区老年人社会隔离与认知功能关联的研究[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17, 38(4): 472-477.
- [38] Lim J T, Park J H, Lee J S,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al network of community-living elders and their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Korean province[J]. *J Prev Med Public Health*, 2013, 46(1): 28-38.
- [39] Hong M, De Gagne J C, Shin H. Social networks, health promoting-behavior, and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older Korean adults[J]. *Nurs Health Sci*, 2018, 20(1): 79-88.
- [40] 翟春城,段卉,石杰,等. 农村居民社会隔离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经济状况的调节作用[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8, 35(12): 923-925.
- [41] Brady S, D'Ambrosio L A, Felts A, et al. Reducing isolation and loneliness through membership in a fitness program for older adults: implications for health[J]. *J Appl Gerontol*, 2018: 368768012.
- [42] Cotterell N, Buffel T, Phillipson C. Preventing social isolation in older people[J]. *Maturitas*, 2018, 113(5): 80-84.
- [43] Perissinotto C, Holt-Lunstad J, Periyakoil V S, et al.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assessing and mitigating loneliness and isolation in older adults[J]. *J Am Geriatr Soc*, 2019, 67(4): 657-662.
- [44] Poscia A, Stojanovic J, La Milia D I, et al. Interventions targeting loneliness and social isolation among the older people: an update systematic review[J]. *Exp Gerontol*, 2018, 102(13): 133-144.

(本文编辑 丁迎春)